

四

編英錫倪

文作的美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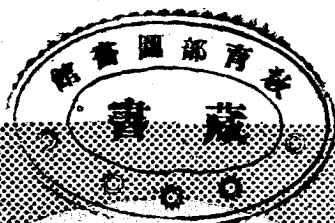
書叢福幸童兒

刊局書新北海上

中華民國教育部
圖書館

登記號 26534

類別號



兒童之園

兒童幸福叢書

優美作品的

倪錫英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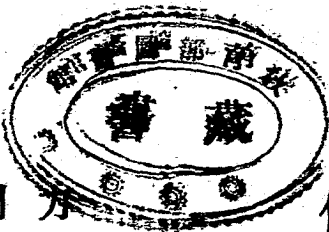


上海北新書局刊

優美的作文（四）目次

冬已到了人間·····	許謀正·····	（一）
冬的景象·····	宋昌存·····	（三）
冬夜·····	宋濟仁·····	（五）
冬夜的匪警·····	王書珍·····	（六）
冬冷·····	鄭玉書·····	（九）
冬的回憶·····	徐煥欽·····	（一〇）
寒風·····	曾昊·····	（一五）
我穿上棉衣的時候·····	劉學勤·····	（一八）
風雪中的犧牲者·····	馮東昇·····	（二〇）
滑冰·····	黃家三·····	（二四）

吳小三		蔣鄂生		(二六)
雪		劉祖德		(三二)
雪的早晨		楊占方		(三六)
堆雪人		張道學		(三八)
雪後		許鑑銘		(四一)
麻雀兒被騙了		武得儒		(四三)
冬天的雪景		林茂森		(四五)
西風陣陣		諸紀生		(四八)
冬日之歌		嚴宣容		(四九)
冬的街頭		賈望平		(五一)
初冬		葛友仁		(五二)
幸兒		劉青玉		(五三)



優美的作文 (四)

冬已到了人間



(南)

上海實驗小學六年級生 許謀正

呈繳之圖書

優美的美文

冬已到了人間。何以見得？寒冷的太陽，已失去了強暴的威力，變得溫和可親了。呼呼的風，吹到臉上，有如針刺，有如刀刮。同時街頭上的行人，也不像從前那樣多了；他們有的穿着很多的衣服，驟然看起來，身子好似胖了不少；有的依舊穿得十分單薄，走在路上，手脚戰慄不止。冷，是大家都感到的。

在郊外，除了少數的常綠樹之外，大多數樹木的葉子，都漸

冬已到了人間

漸地枯萎了；有許多，已只剩着赤條條的枝幹。地上的草，褪下了美麗的綠袍，換上了黃色的冬衣。時常在空中飛舞，在枝頭歌唱的鳥兒，這時都躲進了窩裏。各種小蟲，也藏得無影無踪了。冬呀！你來了之後，地面上顯得蕭條了，淒涼了。

有的時候，空中佈滿着灰黃的雲塊，隔了不久，便飄下了潔白的雪花來。飄，飄，飄，樹枝上，屋背上，地面上，都變得白了，像粉，像銀，像棉絮。這時，引起了孩子們的興趣，大家到屋外去玩雪，堆雪人，做雪戰；狗兒也在雪地上跳着，跑着。呀！雪景的美麗，雖有「畫家之筆」，恐怕也難能描摹盡緻吧！可是冬一到了人間，爲難了一般窮人。他們在平時，不挨餓

已算傲倖，但現在，又要受到寒氣的侵襲了。唉！爲什麼有的穿着厚衣重裘，家裏裝着水汀火爐，出門還能坐汽車和包車；而有的竟連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了呢？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現象，我們希望牠快些消滅了吧！

冬的景象

浙江松陽縣立第一小學六年級生 宋昌存

秋已辭別人間了，那嚴肅、殘酷、淒涼的冬天已降臨大地。凜冽的寒氣、尖刻的朔風都是他底肅殺的象徵，淡淡的陽光、片片的白雪都是他底奮鬥的表現。

看那庭前的一株梓樹，在陽春四月的時候，那雄偉高大的軀

幹，豐蔚紛披的綠葉子，顯出很有作爲的樣子。但是到了現在也被那尖刻的朔風吹落了牠的葉子，而那光禿禿的小枝，還被牠吹折。

早上，一層濃厚的白霜，銀閃閃地放光，把那美麗的野花、善鳴的秋蟲都不知驅逐到什麼地方去。紅日出了樹梢的時候，在藍紫色的空中晃耀，疏林下，黃葉滿地，被那白白的霜痕封罩。那美麗的梅花，更顯出孤芳自賞的精神，傍着板橋，投影水中，紅妝脂痕，上下映照。

下雪了，一片一片，不斷地飄，像棉絮一般的白；鋪滿了地上，屋上、樹上，千家萬戶，都皚皚的被牠籠罩；那活潑可愛的

小朋友，把牠做成了雪羅漢，或者團成雪球，作有趣的雪戰。這都是冬天的景象。

冬夜

獻縣第四區完
全小學五年級 宋濟仁

黑暗而威嚴的夜裏，天空中佈滿了黑雲，雪花慢慢的飄下來，朔風也加緊的吹着，街燈射出一線暗淡的光來，照着一條死了似的大街。

富人的高樓上，點着電燈，生着火爐，身穿皮衣，足登毛鞋，手彈着月琴，和嬌妻美妾們，在一塊兒奏樂。悠揚的樂音，陣陣的從窗隙中湧了出來。

樓角下的小乞兒，披着麻袋片兒，倚着牆，凍紅了的臉，裂了許多的破痕，渾身哆哆嗦唆的，只是呻吟着。

臥在小窩裏的狗，遇見主人，搖搖尾巴，便能得到主人的喜悅，雖然在這寒冷的夜裏，也有溫暖的住處，和相當的飲食，窮朋友，長條尾巴吧！保管也能賞你一個屋角呢！

凜冽的北風怒吼，雪大片的落下，月兒，星兒都掩住眼了。牠們似乎在不平吧？！

冬夜的匪警

河南內黃縣立東
莊小學六年級生 王書珍

尖刀似的北風，嗚嗚的怒號，鵝毛般的大雪，紛紛的飄落，

在這風雪交加的冬夜，我正睡得甜蜜的時候，忽然聽見祖母叫我道：

「快……快……起……起來！」

「叫我做什麼的？」朦朧着眼，模模糊糊的說。

「快點兒起，土匪已進了大門了，快起來藏了罷！」

「向那裏藏呢？」嚇得我渾身發抖，猛然的驚跳起來，也不敢穿衣；跳了下來，就要往牀底下鑽。我的祖母小聲說道：

「你穿上棉衣，好往隣家跑！」

這時土匪已來到前院，礮礮的正撞二門、她怒着怕着道：

「快點兒走吧！」

於是我急忙穿衣，但是一時慌了，竟拿着襪子當做帽，褲子當棉襖，怎樣也穿不上。祖母更急了，替我穿上了褲，披上了襖，腳沒有着襪，頭沒有戴帽，她拉着我的手就跑，到了鄰家牆邊，越牆過去了，瑟瑟縮縮的藏在鄰家的小屋子裏，不敢出聲。

這時，只聽得呼呼的風聲，沙沙的雪聲，砰砰的鎗聲，夾着些土匪吐罵聲，火星爆裂聲，屋子坍塌聲。一村裏的狗，也都汪汪的狂叫起來。我的髮哄哄直長，心咚咚直跳，身子篩糠似的，縮做一團。自窗隙中，望見烟色雪色，和一片紅光，更害怕了。

次日黎明，鄰人對我們道：「往您家走罷！」我們走到門外，只見雪地上佈滿了亂雜的脚印，和一點點的灰燼；樹枝上的

寒鴉，正在哇哇的悲啼。到了家裏，一座上房已經燒掉了，我的伯父已被匪架去了，我的祖父直挺挺的，在牀上躺着，頭上穿了兩三個大窟窿，臉上身上都是些血。父親含着淚，站在一旁，我們見到這種情形，不覺放聲痛哭起來。

冬冷（每句帶一冷字）

鄭玉書

寒冷的冬天到了！冷風刺面，冷氣逼人，我們在這冷的天氣讀書運動，就不免有些人縮首聳肩的呼喊著好冷呀！好冷呀！但是我們雖然冷，你看誰不是穿著遮冷的棉衣？戴着避冷的絨帽？我們這樣不住的說冷，不也太怕冷了嗎？像人家當着清冷的早

晨，冒冷起來，穿着不足蔽冷的衣服，做那手冷腳冷的工作，人家做這樣受冷的事，還不說冷，我從此可見得冷是心理的關係了！我們要在這嚴冷的冬天，培養出耐冷的精神，抱持着不怕冷的態度，這樣冷就自然消退，身體自然就會不冷。怕冷的同學們呀！你要曉得冷的原因，要遇冷而抵抗，不要因冷而瑟縮，雖然冷到冰點以下，也可以不覺得怎樣冷了。

冬的回憶

廣東龍川第一
高小五年級生 徐煥欽

料峭的北風，呼呼的刮着；樹上的黃葉，簌簌地落下來；絲絲的柳條，迎風招展着，一俯一仰好似向人鞠躬的一般；竹叢裏

時時發出吱吱嗟嗟的摩擦聲，好像憂愁地嘆息着。蔚藍的天空鑲着幾朵黑雲，天氣很是陰霾，遠遠的青山籠罩着濃霧，山上的一切都看不見；整個山峯宛如堆上了大堆雪白的棉花的一般。大地上一切花木差不多都凋謝枯萎了；唯有那「歲寒三友」的松、竹、梅，却是青葱得十分可愛；看去似乎很得意的樣子。啊！這是多麼寂寞、寒冷的一個冬天的早晨啊！「觸景生情」，我看了這樣的氣象，不覺憶起童年時的往事來：

在幾年前的時候，就是這樣寒冷的一個早晨裏；我和志弟、英弟等去田裏玩冰，我們的手兒耳朵都冷得腫紅起來了，但是，那時因為有趣的緣故，那裏還覺得冷呢？誰料後來回到家裏，竟

漸漸地痛癢起來，最後便好似刺的一般痛，令人難受；但是又好給媽媽知道；所以後來我們便靜悄悄地走入廚房裏來取暖了。這時我家的婢子蘭嬌正在廚房裏燒早飯，她見了我們慌慌張張地走進來；便笑容可掬地問我們道：『你們這三個人去那裏來呢？』她說完摸着我的手驚異地說道：『呀！怎麼你的手怪冷的？玩冰來嗎？』

『嬌姊！請你不要聲張吧！免給媽媽知道打我們！』我懇求地說。

『是啊！千萬不要給媽媽聽見啊！』志弟、英弟同聲地說。

『哼！這樣冷的天氣竟去玩冰，不怕凍壞了嗎？讓我告訴媽

媽去！』嬌說完便欲跑出去，志弟看見這種情形，便挺着胆子說：『你真要去告訴媽媽嗎？』『我不敢去告訴嗎？難道怕你不成？』他們二人便你一言，我一語地，打起架來了，後來他們不知怎的，弄翻了茶壺裏正在沸騰的滾水，不提防恰巧澆在我的足上；於是我便「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那時在房裏的媽媽，連忙跑進來，氣喘喘地說道：「怎……麼了？哭……起來。」

站在旁邊的英弟，便將那時的情形，一一告訴她；呀！媽媽不聽猶可，一聽便板起臉孔，拿了一枝藤條用力的在嬌的小腿上，如下雨般地亂打；並且怒氣衝衝地說道：『該死的奴才！你

竟敢欺侮他們，你真是目中無人了！可惡的東西！你竟敢和他們打架，不燒你的飯；真該死！」說完又和下雨般地打她。但她只是亂曬亂滾，最後她立起來跪在媽媽的面前，哀求說：「媽媽！恕我吧！免我的罪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但是媽媽的怒氣未息，好似猶欲打她，她驚得甚麼也似的，連忙抱着媽媽的腳，哭着說道：「媽……媽！我下……下次……再也不……不敢了，……饒了我吧……我……我不敢了！」呵！她的眼眶哭腫了，但是那淚珠仍是簌簌地滾出來；那時我看了這樣的情景，不由自主地也流淚了！

唉！我很懊悔——懊悔不該做出這幕惡作劇而使她挨打；

唉！我懊悔，我十二萬分地懊悔！啊！嬌姊！你會惱我麼？請你恕我吧！

寒風

汕頭揭陽德
昌號店員 曾 昊

這時候還是老清早，一切還在睡夢中；只有無情的北風呼呼地怒號着，和幾聲從遠處傳來的隱隱的雞鳴和狗吠。人們呢？——老爺，太太，小姐，公子哥兒們。——大概還留戀在溫柔的睡鄉裏。不，不一定在睡鄉裏，有些雖然醒了，還在被窩裏躲懶，這是他們的慣例。

冬景本來是蕭條的，何況更括了一夜的風？那更顯得蕭條

了。

潭裏的水，被寒風吹起的波兒，一陣一陣地向岸邊打去，「格格」地作响；岸邊的草木都枯黃了去，禿着枝兒；惟有那耐寒的竹是茂綠的，在殘酷的北風中掙扎着。

「沙！……」

一陣陣的下網捕魚聲從潭裏發出，他不知是從半夜還是三更便來這裏下網，直到現在還捉不着一條魚；網還是收了又散，散了又收，收起來的只是一些枯枝，散下去也惟有「沙」的一聲罷了。

蒼黑的一副臉孔，凍得黑黑的嘴唇，抖着的身子，凍得紅一

塊紫一塊地有些難看；蓬蓬的長髮，大概也有半年多沒有修剪了；粗布做的一件短衫，尺來長的短褲子都已破爛不堪。凍餓的恐怖，失意的悲懷，凜冽的寒風，幾次使他暈厥過去！『死之神無時不伸出他的巨掌想把他抓住一樣。

魚兒呢，怕冷吧？一條也沒有捉着。回去妻子又要罵，十歲的孩子和七歲的女孩要哭；並且家裏比這裏樹下也暖不了許多。怎樣呢，一家四口？

天上發抖的殘星，映着水面閃動着淒清的波光！

太陽從東方偷偷地爬出來了，飽食暖衣的公子，小姐，老爺，太太大概也起來了；但，他們可曾知道這裏有一個半夜三更

便起來捉不着一條魚的人？

怎樣呢，一家四口？

北風依舊在實行牠的殘酷的權威！

我穿上棉衣的時候

山東沂水縣立城關
第一小學五年級生 劉學勤

漸漸地，漸漸地，西風已帶着尖利的稜角，冬神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死了的樣子。當洋槐樹將黃色外套脫得赤條條的時候，當濃霜皚皚地與茅屋接着晨吻的時候，當華氏表慢慢地降到冰點以下的時候，……人們大都穿上棉衣了。

當棉衣溫柔地給我以舒暖的時候，一串悽楚的往事突然在我面前浮動起來：

記得那是蟋蟀正在悲鳴的九月，西風吹來，已充滿了淒涼的秋意，於是媽媽的心頭顫動了：

「天漸涼了，棉衣還沒有預備呢？」

一天清早，爸爸悄悄地推着二斗麥子到市上去了。歸家來已是黃昏時候。車上換回的來是一捲深藍色的洋布和幾捆雪白的棉絮。

媽媽的忙碌開始了。白天除了看顧着幼稚的小弟弟以外，只是忙着剪裁，忙着縫紉，深夜裏，乘着小弟弟正在濃睡，便伶仃

地坐在窗前燈下，一針針，一線線，不顧眼花，不顧頭昏，只一心一意地疼愛着兒子的身體。這時四面寂聊，寒氣襲人，淡淡地月光從紙窗的裂縫裏悄悄地溜了進來，與孤燈作伴。……

如今棉衣已安然地穿在我的身體上。縷縷的細線裏，條條的粉痕中，還清楚地，明確地，蘊蓄着媽媽的苦心。

風雪中的犧牲者

河北晉縣縣立完
全小學六年級生 馮東昇

雪花鵝毛似的落着，西北風怒吼般的長嘯，在這殘冬竟發生了不少可悲的事件！

敏兒的爸爸於初冬時節因生活的壓迫死去了；敏兒年才十三

歲，家中只有一個母親，父親不得不草草埋葬了。用了約莫寸厚的柳木棺材；因災疫流行，死人太多的緣故，竟漲價到十五元的光景，將家中所有的完全當賣了，也不够棺價的零頭。

媽媽終日哭泣着。

「媽媽！你是哭那兩月前死去的爸爸嗎？人已死了，哭也沒用，還是不要哭吧！」敏兒說完也不禁落下淚來。

「我並不是哭那死者，因新年將到，年可以不過，賤是怎樣還？」哭聲漸漸的高了起來。

『還是不要想那些吧！過一時說一時，那家不是這樣！不要發那將來的愁。』

這時屋內空氣非常的悲涼。

「有人嗎？」一個歪戴皮帽，口銜香烟的人，手中拿着紅格賬本，推着自行車，在門外叫喊。

「誰呀？幹什麼的？」其實她明知道是要賬的來了。

「是要棺材錢的。」

媽媽聽到「棺材」二字，真如利箭穿心，落下幾點傷心淚：「我叫敏兒借借去。敏兒，到你張伯伯家借去，看看有錢沒有！」敏兒全身打顫，只好冒着風雪去了！

「張伯伯在家嗎？」

一個滿臉驕橫的地主出來：「做什麼？又借錢嗎？」

「要棺材錢的來了，媽說……」

「與我有什麼關係！」

「媽媽叫我來……看看伯伯家有錢沒有！」

「這年頭誰家有閒錢？」

敏兒黃瘦的臉漸漸變成蒼白，越想越氣：「窮人只有這樣的受罪，倒不如一死好些，媽呀！我們永別了！」走到井口便投井而死了！

這時媽媽還想兒子快些借錢回來，那知敏兒卻遠離人世了！
唉！窮人的結局！

這時西北風又發作了，大雪又在落着，井中的敏兒救了出

來，直僵僵的仰望著天空，一片哭聲，遮掩了一切。

滑冰

山東沂水縣立城關黃家三
第一小學五年級生

提起「滑冰」來，沒有一個孩子不歡喜的，試想在平坦的冰道上，又乾淨，又明亮，坐下來或是跌下來，也不會弄髒你的衣服。

現在又是滑冰的時候了，一般小朋友在冰道上溜來溜去，樣子是多麼伶俐；心情是多麼熱烈。一陣陣地歡呼聲，激動了每個孩子的心。

我也是最喜歡滑冰的一個。我們的冰場是天然的，位置在村

頭的池塘裏，每當隆冬的早晨，池塘裏結了厚厚的冰。我一早起來，急忙忙的跑到村頭，這時，老遠老遠，便聽見一陣一陣的喧嚷聲，不住地從池塘那邊傳送過來，我知道，已有些同伴在滑冰了。

池塘的冰道約有三二丈長，我們用不着冰靴，只一個跟着一個的從這邊滑到那邊，很有秩序的挨次滑去，有時站着滑，有時蹲着滑，有時跳着滑，有時蹬着滑。或者幾個人合起來，扮作推車的樣子一齊滑。這中間還有許多故事，什麼「老鴉蹬枝」呀，什麼「老牛耙地」呀，什麼「金雞獨立」呀，大家都不顧風吹，不顧寒冷，連飯都沒有工夫進口，熱心地，有趣地，自然地，活潑地滑來滑去，這時身體是輕輕地，脚下是鬆鬆地，心中是癢

癢地，那興致真不壞呢！

如果在夜裏，月亮恰好從東方升起，皎潔地照在地上，與池塘的冰道互相映照，反出一道銀光，幾個熱心的孩子，仍在池塘中滑冰。他們有時大笑，有時鼓掌，同伴如果跌倒了，他們更是發出一陣嗤笑。

這時北風雖然正在急吹，寒氣雖然正在襲擊，但似乎永遠侵不透這羣孩子們的火熱的心！

吳小三

漢口景福
路小學生 蔣鄂生

這是初雪的一個早晨：小三和他的媽媽，都給冷氣侵襲醒

了！他用小手揉着眼睛，掀開了破棉被，打着顫抖，穿上一件破爛不堪的棉襖。

「三！……你這早就出去嗎？……」小三的媽媽在牀上問。
「媽！已經沒有米了，你不是還要等三買餅回來做早飯嗎？」
小三一面說一面用口吹着他的小手。

「唉！可憐！……這麼冷的天……這麼早……如果你爸爸在……在……世！」他的媽哽咽了。

「媽！媽！你為什麼又哭呀？你老愛哭，……哭了三的心真難過！……三不怕冷！」小三說着，提起「蚌殼油」的籃子，向外走去；他把門猛的一開，凜冽的西北風直吹進來，祇見街上早

已鋪上了六寸多厚的雪！他不覺驚訝的喊了起來：

「啊！媽！下雪哪！」

「三，你別去吧！三！」

「媽，我倒沒有什麼關係，你……你沒有衣服！」

「我……我不起來好了。」小三非常的憂愁，提了籃一步一步走出了門外，冷風迎面逼來，他不禁打了兩個冷戰；隱隱的聽見他的媽媽冷得唔！唔！的發抖，他小小的心靈疼痛極了，祇希望出去能够很快的賣了蚌殼油，帶回熱燒餅給媽吃！

小三一雙凍得怪可憐的手，捧着籃兒，在白皚皚的雪道上一步一步向前走！雪片隨着寒風旋轉，一陣陣的加緊，小三掙扎着

喊：

「賣蚌殼油！賣蚌殼油！」

馬路像死一般寂寞，除了車夫嘖嘖的步聲和北風的怒號以外，那兒還有甚麼聲音！

一條街，兩條街，都踏過他的脚印，但是他的蚌殼油還沒有賣掉一個！他想起母親冷得發抖，這時正在極端的掛念着他，而且餓着等待他帶餅兒同去做早飯吃，想到這裏不覺鼻頭一酸，滿眶淚水盈盈的！前面祇有模模糊糊，茫茫的一片，他哭了。

「喂！這多少錢一個？」他忽然聽到一個人向他問價錢，從昏夢中醒了過來，掙眼一看，除了一片銀白的世界而外，那裏有

一個人站着！他祇有很悲傷很痛苦的向前走。

大概已經中午了吧！但是下雪的日子並不覺得，小三慶幸的賣了四分錢，他向餅鋪裏買了四個最熱的燒餅，存在破棉襖裏，迅速的往家跑！到了家，他很高興，他想：他的母親一定歡喜的看見他回來。把門輕輕的推了進去，祇見媽媽已經睡了，但是餅子又快冷了！不能不喊她醒來。

「媽！」

「媽！媽！」小三見他媽媽不答應，又喊了兩聲，還沒有答應，他急了！推了她兩推說：

「媽！餅子冷了！」可是他媽媽仍然沒有動，他驚慌了，爬

上牀去，祇見他的媽媽慘白的面孔冷冰冰的！眼角上挂着兩點淚水。啊！他頓然感覺他的媽媽已經給死神抓去！不覺放聲的哭了。但是他不信，他想媽媽一定睡着了，或者是生氣了！他一面哭，一面推着媽媽叫；可是硬心腸的媽媽，却永遠的不答應他。

他哭着，喊着，忽然好像媽媽在半空中向他招手說：

「三來吧！這裏有魚呀，肉呀，白的米飯呀！」

北風仍狂號着！雪花一層一層蓋到黑暗的人間來，想把世界造成潔白的，永遠潔白的！

夜魔已經降臨了，小三拉住了他媽媽的手臂，很快樂的離了那破屋，到新的世界去了！

雪

上海匯師小學
六年級生 劉祖德

雪霏霏的下着，下着。

病才好，獨個兒睡在床上，默望着外面下雪，想到了學校裏同學們的在雪裏奔跑，雪戰，做雪人……多麼有趣呀！就更覺得寂寞起來，恨不得立刻跳下床來，趕到校裏去。

火爐裏的火光漸漸的弱起來。小弟弟睡在小床上，奶媽也望着窗外的雪，呆呆的。

「王媽」我叫了一聲。

奶媽像夢中驚醒似的回過頭來答着：「什麼事？小少爺。」

我看見她水汪汪的眼睛，面頰上有兩條淚痕。

「怎麼？王媽你在哭麼？」

「胡說，我沒有哭。」可是，兩顆淚珠又滾下來啦。

「還說不哭哩，這麼大的人還要哭，不差麼？王媽，你爲什麼哭，給誰欺侮了麼？」我說完，王媽搖了搖頭，用手帕拭着眼睛。

「王媽，你是不是想起了家。你說給我聽好麼？」

「沒有什麼事，小少爺你要喝茶麼？」

「不，我要你說，你想起了什麼事。」

經我再三的催促，王媽開始講了。

「就在去年，我們鄉間發生了戰事；當我的丈夫給抓去當兵的那一天，我就生了一個孩子。晚上，下了雪，也是這麼冷的天氣，我冷、我渴、餓，可是，沒有誰來理我。外面的槍聲，是那麼緊密的；我凍得四肢發麻而失去知覺。……」

「戰爭過去了，丈夫却又中流彈死去了。田裏又沒有收成，荒年。我窮得沒有錢買東西吃，乳沒有，小孩餓得整天的哭着。沒法，只有別想方法，於是聽了一個親戚的話，到上海來。」

「在一個陰冷的早上，我起程到上海來了。幫人家做事情，孩子不可帶在身邊的。不幸到這裏，我又當了奶媽，自己的孩子只好寄在別人家，沒有乳吃，身子瘦得只有骨頭，只有半個月，

孩子就……」王媽咽了一會，帶了悽傷的音調接着說：「不，孩子病得很利害了，別人不要孩子死在他家裏。我祇得把孩子抱出來，可是，到那兒去哪？天又下了雪，這麼大的風。在外面不能久留，末了硬着心腸把垂死的孩子輕輕地放在垃圾箱的旁邊……啊，我把孩子殺死了啊，殺死了……」眼淚像雨點般流下來，怪可憐的聲音。

「王媽，那麼你爲什麼不常常回去喂你的兒子呢？」
「噫」，王媽望了我一眼說：「這些事情，你不懂的，我的孩子死了已經整整的一年了，世上的……」

小弟弟哭了，王媽忙走過去，輕輕地拍他：「寶寶呵，我的

『寶寶要睡覺……』

寂寞又圍住了我的四週，望望外面，又添了些淒涼的情緒。
雪霏霏的下着，下着。

雪的早晨

河北鉅鹿堤村完小
全小學六年級生 楊占方

嚴酷的冬神，又佔領了整個的宇宙。

一個星期日，早晨起來，天空中的陰雲很濃，北風呼呼的吹着，每個人的心理都感覺着這是大雪的預兆！

我吃過早飯，在街上徘徊了一會，沒精打采的回來。本想邀幾位知己的同學，到野外一遊，藉暢胸襟，忽見天空斷斷續續的

飄下雪花來。頃刻之間，雪花紛紛，同柳絮般的落下來，迴旋穿插，愈下愈緊。這時的小雀兒，在院中喳喳亂叫，好像是不歡樂的表示。

雪愈大了，風愈急了，只見那窗上的紙，經雪花一打，破裂了；被風吹得悉索悉索響個不止。房內陰風森森，異常慘淡。

這時我無事可做——實在也不能做；苦悶得很，只是呆呆的坐着。幸喜不一會兒，雲散雪停，微弱的太陽又射出牠的金光來，和煦煦的撫慰着大地上的一切。於是我便走出門外，向四外一看，但見那枯草禿樹上，都黏着點點的白雪，好像開了梨花一樣。大地上以及遠近的房屋上也都蓋着一個銀頂子，千里一色，

真好像換成了一個白銀世界。

我正在觀賞，從那邊來了一個蓬頭垢面，衣服襤褸的乞兒，聳肩縮頸，踉踉蹌蹌的從我的面前走了過去。頓時悲傷的情緒抑住了快樂的心境：唉！如今下了雪，風景雖好，空氣清爽，對於我們固然有不少的益處；可是天氣漸漸寒冷了，那些富人們，還可以加棉衣，圍煖爐，抵抗寒冷，可是那無衣無食的苦同胞們，怎樣過這寒冬呢？各界的仁人善士們！速速給他們設個法子吧!!!

堆雪人

山東省沂水縣立城關第一小學五年級 張道學

一個嚴冬的早晨，天忽然下起大雪來。一會兒，大地上全是

白皚皚地。

我因爲沒有棉衣穿，身子只是索索顫抖，只把一雙生着凍瘡的手，合抱起來，緊緊地對着嘴唇猛呵，希望能借口中的一點熱氣，來溫暖我的凍僵了的兩手。

媽媽到竈下燒飯去了。她是整日不得閒的。有一次，我實在凍得不能忍受了，便向媽媽要棉衣穿。

「福子……」媽媽的兩眼突然紅潤起來，「你……你忍耐一些吧！咱們的身體已經僱給人家役使了！……窮人那有棉衣穿呢？……」聲音漸漸哽咽起來。

真奇怪，我的小少爺一個月前就穿上棉袍子了！到如今媽媽

爲何不給我棉衣穿呢？——我始終不明白是爲了甚麼。

「福子！和我堆雪人去！快！」小少爺跑來喊我了。

「我不去，我要幫助媽媽洗碗呢！」

「怎麼？——」小少爺發怒了，兩隻眼球突然圓大起來。將

袖口掙了一掙，逼近了我，「你去不去？」

我嚇得大哭起來。媽媽聽見了，連忙跑過來，拖着無限冤抑的調子：「福子！咱是吃的少爺家的飯呀！怎麼不聽他的話呢？」

——快去！」

我只得拭着眼淚，跟着小少爺走到院子裏去堆雪人。

我手捧着一團一團的白雪，兩手像針刺一般的難過。等到雪

人堆成，我連忙逃到竈下去烤火，兩手已是血肉模糊、紅腫可怕了。

雪後

山東沂水縣立城關
第一小學五年級生 許鑑銘

一個隆冬的早晨，我剛起身，開窗一望，見屋上院中一片白色，原來是下雪了。

我走到院中，滿天還是雪花飛舞，幾隻麻雀，正在屋頂上吱喳吱喳的亂叫，有的跳到雪地上，像在啄食似的，一會兒全身黏滿了白雪，於是抖擻抖擻身體，又飛到檐上去了。

早飯後，雪停了，我慢慢地散步到郊外，腳踏着柔軟的雪

優美的小文

雪後

四一

地，發出「格吱格吱」的聲響，十分好聽。一羣天真爛漫的孩子，在路旁堆着雪人，快要完工了，我看見他們的臉手都已凍得通紅，口裏不住的噴着熱氣。不禁對他們起了敬意。心想這些孩子竟是不怕寒冷的小英雄。

附近山上，全是白茫茫的。幾株老松，青綠的枝葉上黏滿了白雪，像開了許多銀花。白綠相映，景色十分美麗。

幾隻黑狗，在雪地上，來往跳躍，十分伶俐，踏過的地方，都留下一朵足印。極像一幅藝術的圖案畫，我站在這銀色的世界裏，看着這一片潔白的雪景，不覺神往。

麻雀兒被騙了

山東省沂水縣立城關第一小學五年級武得儒

雪後，帶來了嚴冷的北風。天空依舊是佈滿了陰沈沈的雲霧，太陽不知躲在什麼地方，好久，好久，已是看不見牠的笑臉了。

園裏樹上的幾隻麻雀兒，眼看着四處都是皚皚的白雪，東飛飛，西跳跳，找不到一點糧食，焦急得什麼似的，只是吱吱亂叫。

優美的作文

不知怎樣的一個衝動，使我突然忙碌起來：

我拿了一把掃帚，輕輕地走到樹下，掃去了一段積雪，露出

麻雀兒被騙了

褐色地濕地來了。將一根短棒支撐着一個篩子，罩在這段濕地上，裏面撒上幾粒糧食。然後拿一根細繩，一端繫在支撐着篩子的木棒上，一端引到遠遠的屋子裏。於是這「小把戲」便算完工了。我只管坐在遠處的屋子裏，注意着麻雀們的行止，等待着隨機發動。

漸漸地，樹上的麻雀們起了騷動，牠們一齊飛到地上，舉頭向四面望望，意思是怕有什麼危險。不久，一個個輕輕地跳到支撐着的篩子裏面啄起食來。

機會到了，我歡喜得什麼似的，將長繩握到手中，猛然一拉，篩子罩住了牠們。好了！麻雀兒被騙了！

於是我一面安然地捕着罩在篩中的麻雀，一面聽着吱吱喳喳的哀叫，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快樂！

冬天的雪景

安徽省立蚌埠鄉
師附小六年級生 林茂森

——給我的小朋友：

我最親愛的小朋友：

讓我告訴你們——

我的弟弟小文，他來告訴我，說下雪了。外面一片銀光似的雪，真好看。他硬牽我的手，兩個人，找媽媽一起到外面去看。啊！真的，屋子外面什麼都蓋了一層像白柳絮的東西——雪，美

麗的雪。

遠遠的地面，一直到小村的那邊，滿天灰色的雲，和大地上的厚雪，連在一起；灰色的天，銀白色的地，圓圓的造出一個新的世界，那邊的幾顆大樹，我們常玩的林子裏，都蓋上了一層白雪；大樹上烏鴉躲在巢裏，那巢似乎是白色的，樹枝朝着天的那面，一層層也照例的堆了白的雪，我們常玩的那林子，都是白色的枝子，好像媽媽給他穿了一件新衣，很高興的樣子。

小黑子——我那一隻活潑的小狗，他從大路上跑來，後面幾隻牠的同伴，追着牠；牠不顧着什麼，拚命的直向前跑。有時被牠的同伴捉住了，一起在雪裏打滾，亂跳；牠們身上的毛都弄上

許多的雪。牠們不顧得這個，還在那裏咬，跑，跳，打滾，鬧得雪片亂飛，地上印了許多的印子。弟弟在媽媽的懷裏叫起來，我和媽媽很驚奇的對着那一顆蘋果似的小臉和小嘴看，小弟弟像對着他自己的小同伴一般的叫小黑子，可是小黑子不理他，他拚命的叫，臉都急紅了；和那白的雪相映照——一幅美麗的畫啊！就在這一剎那，可是我不是一個神聖的畫家，沒有將這一幅畫作出來，給你們看。

親愛的小朋友，我沒有好的話再說了，對不起得很。我很希望小朋友們也能和媽媽、姐姐、妹妹、弟弟在新年下雪的時候，或其他的時間，看一看冬天美麗的雪景。

最後，我深深地祝你們：快樂！

你們的朋友林茂森寫于蚌埠南山。

西風陣陣

無錫中心小學
六年級生 諸紀生

聽西風陣陣，

看落葉紛紛。

籬下黃花殘落，

階前百卉凋零，

大地靜寂沉悶，
氣象蕭瑟淒清，

你道這是什麼時候，
嗟！原來是冬神光臨。

冬日之歌

虎嘯獅吼的北風，向大地猛攻。
山上的樹木，葉落枝空。
只有那翠柏蒼松，

優美的作文(四)

青枝綠葉，蓬蓬鬆鬆，

白雪飛，河水凍，

一切的花草，無影無蹤，

只有傲骨的蠟梅，

氣象從容，香味很濃。

我們小學生，是中國未來的主人翁，

不怕朔風狂，不管雪花湧。

努力，努力，希望無窮。

前進，前進，爲我民族爭雄。

冬的街頭

大名第五女師 賈望平
附小五年級生

縫衣婦，真可憐；

坐在地下做針線。

北風吹，雪花飛；

凍的盡頭縮頸面如灰。

縫衣婦，真可憐；

身着單衣難禦寒。

手兒凍，心兒疼，

冬的街頭

縫衣得錢難過冬。

初冬

天長城北小
學六年級生 葛友仁

冬呀！冬呀！

你又來到，小朋友們望着你含笑：

你來到，——

堆雪人，坐雪橇，

冰上跑，雪裏跳。

這種樂趣不是別季所能得到。

冬呀！冬呀！

你來到，人們因你而有了快樂和苦惱：

有的人哭，有的人笑；

哭的人，是：衣不足，食不飽的窮苦同胞！

笑的人——是：住高樓，衣輕裘的老爺，太太，小姐和闊少。

幸兒（三幕劇）

河北晉縣縣立完
全小學六年級生 劉青玉

第一幕

人物：

幸兒（三幕劇）

幸兒——樵夫，年約十七八歲。

張氏——幸兒的母親，年約五十餘。

平兒——幸兒樵友。

時間：冬天的上午，

佈景：幸兒的家庭——幾間茅屋，屋內一破土炕，一土竈，和一些破舊家具，外邊一圈籬笆，和一些衰草。

開幕：（幸兒腳部受傷，躺在炕上呼痛，身子抖着。）

幸兒 媽！……痛死我……我……了啊……（寒風從窗口吹入使幸兒不住的抖着）啊……啊……冷……好冷……啊……

母 幸兒！睡着吧？唉！可憐你！你又傷了腳了！唉！真

沒法，睡着吧！睡着了便什麼痛苦都沒了！有什麼辦法？唉！（突然一陣寒風吹起她那破碎的袂衣）幸……兒……我……我叫……叫……你……幸兒想來真……心酸，你是不幸得很啊！……

幸兒 媽……凍死……我了……老天……天爺……真真不不……可憐……窮人……呢！……

母 幸兒（哽咽）去年你爸……爸……死的……時……候……秋……收……
……（平兒上，喊幸兒……）

平兒 幸哥！還砍柴去麼？伯母！我幸哥在家麼？

母 平兒？（哭）昨天！你……你哥哥……砍柴……不留心……把

……脚……砍傷……了……！……

幸 媽！痛……痛死……我……了……很渴呢……！……

母 (悲傷) 平兒？傷很……很重……很重呢……！……恐怕……成一個……廢……人……呢……！(哭)

平兒 幸兒！靜養吧，我去了。(作走狀)

母 (拉平兒) 把你的柴拿些給你幸哥燒壺水，可以麼？

平兒 可以！

平兒拿柴，母燒火，時風加急，幸兒呼痛、喊冷聲亦隨起。

——閉幕——

第二幕

人物：

劉煌——大土豪兼地主。

賭鬼——甲，乙，丙。

佈景：戲園內。

開幕：劉煌在看戲，賭棍等亦在其旁，

劉煌 這戲唱得很俗。我穿着皮襖，絨鞋還冷呢！不想看了！

甲 二爺！不如在賭場中去走走，二爺又不怕抓賭，那裏也很暖和啊！

劉 去也得押兩合，不過帶錢不多，離家又遠，怎麼辦？

(各作思狀，甲突想起。)

甲 二爺，難道你忘記了嗎？去年老旺（幸兒之父）不是還欠租二十元麼？

劉 對呀！

丙 不過聽說他家混得很不好，去，恐怕也是白去！

甲 不是這樣說，欠一年了。二爺很寬容他，他再不給，抓他到局子裏去！好歹出口氣。

劉 對呀！我一向很客人的。不過他太不講面子了！走去……
(劉和甲乙丙同下)

——閉幕——

第三幕

人物：幸兒及其母。劉煌及隨衆。

佈景：同第一幕。

開幕：母拿開水叫幸兒。

母 幸兒醒醒！喝碗水溫溫肚吧！唉！米只有一頓飯的了，你又不能砍柴。

幸兒 餓得很呢！（反身脚傷撞在牀角上）呀！……

母 怎麼？幸兒！怎麼？（驚疑。幸兒的裹布血滴滴掉在地上！母燒飯！未曾看見）

幸兒 痛……媽……痛死……我了！

時幸兒的呼痛聲，火燒爆聲，母急爲兒裹傷，劉煌等上。

母 劉二爺又來索欠了！幸兒好些麼？怎樣？

幸兒 剛才我已失了感覺，真痛死我了！還不如不還過來，到省得在人間受罪，唉！

母 兒呀！不要這樣想，娘怎捨得你？去年你爸爸死時，租錢，尙欠劉二爺二十元！唉！什麼都當了，才維持一家生計到現在，去年因不能生活，也沒租地，唉！現在……（一陣敲門聲，劉煌上，）

劉 開門！

母 (驚) 誰呀?

甲 劉二爺，快開門。

母 (驚惶不知所措) 劉……二……二爺……爺麼？……

乙 快開門，劉二爺！

母 是……是……(開門劉煌等進)

劉 張大嫂！租錢給了吧？

母 二爺……可……憐……今年又沒種地！幸兒這孩子又傷了脚，實在沒！後幾天補上，可憐吧！二爺。

劉 租錢不給！想賴債不成？不行，今天不給，叫巡警來抓你們，真是豈有此理！

母 二……爺：再寬容些時吧！實在……在沒有……二爺……

甲 這婦人真不通理，二爺一向不問，問一次還不給！

乙 朋友，沒有那些話給他說！再不給，沒好的。

幸兒 （怒着愴悻的臉）媽！叫他來抓，這條命不要了，錢是沒有！

丙 哈！這小子，不給錢還撒野，不給他講，馬上叫巡警去！
幸兒 對！去吧！我是不怕的。

母 這使不得，二爺看我！不要給他一般見識！孩子不會說話。（急得欲哭）

甲 去……去……走去……

惶及衆下，母急拉，哀求，爲推倒。幸兒嘆聲，喧嘩聲及母的哭聲混做一團。

——全劇完——

主編者 趙景深 林 儲 樟 蘭

幸福的家庭	幸福的學校	幸福的社會	甜歌四十曲	趣畫四十幅	自然界的春	自然界的夏	自然界的秋	自然界的冬	日用的書信	自學的日記	互助的故事
進取的故事	勤勞的故事	冒險的故事	愛兒苦學記	明兒成功記	健康的故事	發明的故事	苦學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	城鄉通訊一	城鄉通訊二	優美的作文二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優美的故事

兒童幸福會會員全部贈閱
(北新兒童幸福會)
章程函索即寄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初版

兒童幸福叢書 優美的作文

實價大洋壹角貳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倪 錫 英

發行者 李 志 雲

發行所 北新書局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優美的作文三 個人的娛樂
優美的作文四 團體的娛樂

4860
82
272184

~~6278~~
~~429~~

